

清 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一貳拾叁

新學
新學
新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 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
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
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
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
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茗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
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
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
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爲異余嘗考高道

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
疑若異人錄别无以證之未遽以爲誤也

祕色

侯鯖錄云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
庶不得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
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
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非錢氏爲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

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
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
者或填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
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
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此恐公未嘗見其全編
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
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
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
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

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
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
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
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
持茗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
人邪果二人邪當竢知者問之

茗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
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楮筇縱步款鄰家

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美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絕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

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向長楊作雨聲乃杜常
也又武昌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
流與君盡口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乃方澤也二人
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
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
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茗溪漁隱曰余嘗用此
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撫言云李濤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

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贈
炙人口

茗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
下土故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
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爲對岸而瓜
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楊州城中李紳與李頻
詩云鸕鷀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歷
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旣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

尙三十里瓜洲以閘爲限則不惟潮不至楊州亦自不至楊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縣亘數十里皆爲良田其爲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卽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爲一邪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

教化有云又聞猓獐死終不相棄離事見十道四蕃志
愛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
爲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
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
天詩云戴盆徒仰止瀏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
漢殿戴馮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

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
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尙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
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
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
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
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
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

具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
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
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
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
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
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
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
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各容數石尙存荅溪漁
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唐人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

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尙父鏐辟爲從事官至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无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时无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

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
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
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
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
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
子乎

西清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
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

爲吾師丐得識者鄙其儂薄大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
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
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
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
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
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

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
韓曰燧林芳草縣縣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巘嵒山
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
韓卽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
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
稱爲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
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
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
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